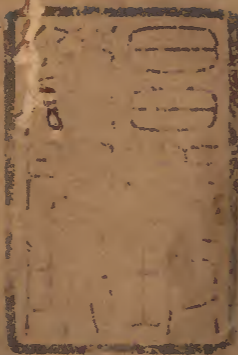


老子通下



漢書門			
一	〇	六	五
一	七	三	函
二	冊	架	類

內閣文庫			
三	一	〇	〇
一	〇	六	五
一	〇	冊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065		
冊數	2 (2)		
函號	311	193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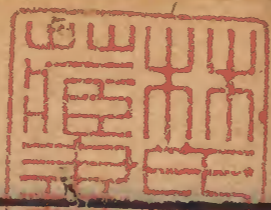


老子通卷之下

道德經下篇

淺草文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
 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
 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
 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
 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
 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
 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夫音扶下並同丈夫之夫如
字處去並上聲
 至人無為大聖不作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



波去知與故循天之理脩之於身而天下化不言而如神不規規爲仁義禮而仁義禮時出而不窮應物而無形是謂未始出吾宗上德也得無所得者也惟無所得是以有德也自此而下一涉於心思作爲可名可稱之境若仁義禮者皆爲下德僅能合天守道不失德而已自有得之之名而太朴始漓全體始析其去德也遠矣是以無德何言乎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也夫無爲者非貴無爲也無爲而有以爲之猶不忘爲也至人之無爲也不以無爲爲有常不以無爲爲無常是真無爲者故曰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也何言乎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也下德有迹旣已有爲矣而又不志所以爲以心爲心展轉無窮故曰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也仁義禮皆爲之者也第就中較量猶有差等上仁熏然惠利憫然惻怛性真自顯非有親疎應人之求非責其報故雖涉有爲而尚無所爲也降此而義去德遠矣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親疎之差知交輕重之接廉劇分辨各一其宜區畛條葉毫不可越故曰爲之而有以爲禮去德又遠矣中心懷而不諭故疾趨卑拜以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

繁辭以信之禮者以外飾而論內者也。以情貌者也。太上貴德相敬而不知其爲禮衆人之爲恭所以尊人也。務施報尚往來而已。施而不報往而不來則相望相校因之以忿爭矣。故曰攘臂而仍之執之所必趨也。由是觀之道無在而德有在道降而爲德德無迹而仁有迹德破而爲仁仁無別而義有別仁壞而爲義義無飾而禮有飾義衰而爲禮謂之上仁上義上禮非假之者也。而弊猶至此又況其假之者乎。故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忠信在中不言而飲人以和。是以父子之間其禮樸而不明。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禮立而文行實意衰矣。實意衰故人懷輕鄙狙詐之心。家爲淫僻離跂之俗而亂從起矣。前識者所謂智也。仁義與禮皆從此出。故特揭之曰道之華而愚之始也。無緣而妄意偶合而苟信一隙觀天一班窺豹其於大道譬虛空之一花耳。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返窮響競影自以爲賢而不知此其愚之始也。是以大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忠信而已矣。何以禮爲居其實不居其華道

而已矣。何以以前識爲浮游於上德而返自然之樸，終不忍舍此而取彼也。凡老子之言皆爲明智者辨，非與守管鑰繩墨者論也。故其道爲至道，其文爲秘文。自老子掎擊仁義，屈折禮樂，而後莊周之徒詆譏聖人，自堯舜孔子皆不免。而世之詮辭執象者，驚相告以爲異端，宜矣。姝子巖璣珥從保傅，故邪不能入。衛道者嚴，豈非聖人之徒哉。顧道未可以一言盡也。堯舜禹日相與治禮樂刑政，而授受之際，猶有秘要。孔子與羣弟子日治六經，而性與天道，子貢嘆不得聞，其自敘曲十五至七十一

改月化不可限格，故不可執此議彼矣。儒者之於老莊，猶曰異學。彼釋氏子乃有呵佛罵祖，何哉。罵佛祖者無罪，則詆堯舜孔子者必有說矣。不至證道立教而欲呵佛罵祖，此所謂墮阿鼻地獄者也。不通大道而欲議堯舜孔子者，禽獸之率也。故善言孔老者當知其所以分，所以合。老子之言詳於上而略於下，孔子之教詳於下而略於上。孔子爲中庸言，故其言多而卑，其道廣而大。老子爲智者言，故其言簡而抗，其道獨而尊。何以言之。夫子小管仲之器，而又曰如其仁，如其仁。使此言出，兩人

之口必有是非矣。皆夫子之言。而前後頓殊。故知言不可以一端盡也。夫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則以仁不及聖，曰忠矣。清矣，未知焉得仁，則以忠清不及仁，曰元者善之長也。則以禮義智皆仁之屬，然則舉道德仁義禮而並言之，必有等矣。專言仁，則仁大如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雖道從仁出矣，偏言仁，則管仲亦仁者也。專言義，則義大如君子義以為質，而禮遜信皆出其後矣。偏言義，則不受嘽蹴，亦義也。專言禮，則禮與天地並矣。偏言禮，則有輕於食色者也。顧仁義禮有偏言，而道德

無偏言。仁義禮之名有方，而道德之名無方也。論大道莫先於道德，為其名渾成而無端。論立教莫先於仁義禮，為其名切近而有實。仁義禮之於道德，猶子孫之於父祖也。子孫之於父祖，竟有分子之於子孫，之於孫亦竟有分，而謂仁義禮即道德可乎？失道而為德，失德而為仁，云云者，猶降祖而為父，降父而為子，云云耳。大抵立言闡教，必有支離分析，以盡其情。所貴神明獨詣，統異歸同。如子子孫孫，能以祖宗之心為心，則無爾我之別矣。不得其意而徒病其語，紛紛辨擊，一膜之外胡越耳。

老子之所謂道德仁義者其旨見於淮南淮南子曰積惠重厚累受襲恩以聲華嘔符姬掩萬民百姓使之訢訢然人樂其情者仁也舉大功立顯名體君臣正上下明親疎等貴賤存危國繼絕世決挈治煩興毀宗立無後者義也閉九竅藏心志棄聰明反無識茫然彷徨於塵埃之外而逍遙於無事之業含陰吐陽而萬物和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爲德德溢而爲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是故神越者其言華德蕩者其行僞其所守者不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是故躊躇以終而不得須臾恬澹矣聖人內脩道術而不外飾仁義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於精神之和也此道家之所謂道德仁義也儒之論則不然韓退之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於己無待於外之謂德老子之小仁義非小之也彼以煦煦爲仁孳孳爲義也朱子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路德之爲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由是觀之則儒之解異於道之解矣老子之仁義禮偏言之仁義禮也不可以爲老子訾

也然老子詳於上而孔子顧詳於下何也老子明
大道之原而息支離之弊將令子子孫孫常以祖
宗之心爲心也顧子孫衆多賢不肖混淆老子雖
言之可行於賢者不可行於不賢者是以孔子之
教又詳於下曰姑未論遠使子子孫孫各得其叙
賢者爲善而不肖者亦不敢爲惡規矩準繩斬然
齊一亦可以爲教矣又何必嘵嘵提人而語之以
大道之原祇增褻耳由吾之教賢者久於規矩而
自得於言數之外超然玄詣知性知天未晚也是
以顏之卓爾參與賜之一貫皆由自得不出強聒
聖人之所以尊道而善作人者蓋如此非故秘之
蓋不得已耳老子一明大道之源而疑者紛紛未
子安得遽強人以其所不知哉後之譚性命者何
紛紛也惟譚者愈多不得不爲分別由吾之分別
而游於無言之天可也

右第三十八章貴厚與實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
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
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
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

滅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蹙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故致數輿無輿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躒音數上聲

一者何也混成之全體也天下莫不有對待而對待之物各滯於方隅其究爲大害之端惟陰通爲陽陽通爲陰柔通爲剛剛通爲柔至於幽明盈虛生死貴賤高下皆通爲一而莫見其分之之形者然後謂之一天以之清地以之寧神以之靈谷以之盈物以之生侯王以之爲天下貞皆此物也故

曰致一言極之而無不一也夫王侯貴矣高矣不患其不貴而患其不賤不患其不高而患其不下貴則無位高則無民貴而能賤高而能下而後謂之致一試觀物理亦莫不然府史輿臺環衛於下而稱貴人貴以賤爲本也失府史輿臺無貴人矣木石基構隱築於下而成觀臺高以下爲基也失木石基構無觀臺矣故孤寡不穀者不祥微賤之稱而王公以之自謂循名責實豈復有矜誇高大挾貴恃賢處尊擁亢之意哉此非貴而能賤高而能下之謂邪今夫車一也極分而致數之則爲輻

老子道卷之十
為輪為衡為轂其名且百合百為一而後成車之名散百而一一名之則輪耳輻耳不可復稱車矣猶之合天下之道為一而後稱道散天下之道無道矣合天下之人為一而後稱侯王散天下之人無侯王矣侯王烏可以離道而道烏可以離一哉一則無貴無賤不欲碌碌焉如玉之貴亦不欲落落焉如石之賤非石非玉為天下璞斯可矣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者反多之名也自一之名散而有諸子之紛紜安得知道者而與之論一也

右第三十九章此章貴一

無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

反覆循環復通為一者道之動也夫復命靜也而更謂之動何哉道流行而不已動而復靜靜而復動惟動而後能之靜也故曰反者道之動此道體本然之常也濡弱謙下不為物先者道之用也語體則靜而復動動而復靜語用必以靜為主以柔為德故曰弱者道之用此守道而不失其常之事也何以明之蓋天下之物萬有不齊矣皆以兩合而始生故曰生於有然有不生於有而生於無非

一則兩不化矣。一何有哉。故反者自有而歸於無道之體也。弱者雖有而處於無道之用也。

右第四十章此章貴弱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類音類

夫道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惟上士能勤而行之。中士疑信半焉。下士直大笑之耳。使道不爲下士所笑。則道亦下矣。烏乎道古之立言者。益有之矣。正言若反。安得不笑之也。明道若昧。如愚也。進道若退。日損也。夷道若類。不見美也。上德若谷。虛能受也。太白若辱。與塵同也。廣德若不足。有若無也。建德若偷。用不勤也。偷惰也。質直若渝。善任運也。渝變也。大方無隅。制不割也。大器晚成。無欲速也。大音希聲。塊桴之初也。道隱無名。有物混成也。夫大道者不但能供人乏而已。供之而未終其德。不但能濟人事而已。又泯然不加機匠之裁。故曰善貸且成也。

右第四十一章言道大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彊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惡烏路反

司馬溫公曰。道生一。自無而有。一生二分。陰分陽。二生三。陰陽交而生和。三生萬物。和氣合而生物。董思靜曰。凡動物背止於後。陰靜也。耳目口鼻居前。陽動也。植物則背寒嚮暖。而沖氣運乎其間。故曰。負陰抱陽。吳幼清曰。萬物之生。以此沖氣。既生

之後。亦必以沖氣爲用。乃不失其所以生之本也。一卽道也。而一之名。滯於數。似出於道之後。故曰。道生一。一不能分爲二。二又不能合而爲一。以成三。三亦一也。一與一爲二。二與一爲三。故三卽一也。卽沖氣也。由是觀之。未有天地。先有此一。既有天地。亦有此一。有一成三。而萬物始生。故物之所以生者。一也。一之名。可尊可卑。尊之則爲無對之稱。卑之又爲至微之稱。孤也。寡也。不穀也。皆一之別名也。故王公以爲稱。天子自稱曰予一人。又曰沖人。又曰朕。朕者物之初倪也。亦是意也。王

公以孤寡不穀爲稱。蓋至微至眇。深自貶損。而不敢以尊貴驕人之意。惟如此。而後成王公之尊。故物或損之。以致益。或益之。而致損。惟冲氣之在不在耳。建言有之。彊梁者不得其死。夫彊梁所以爲益也。而不得其死。所損滋大。此雖恒言至理存焉。人以爲教。吾亦以爲教。豈徒以爲教而已哉。殆尊之爲教。父嚴事之。而不敢違也。謂其致之一也。

右第四十二章此章貴一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人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馳騁役也。蘇子由曰。以堅御堅。不折則碎。以柔御堅。柔亦不靡。堅亦不病。以有入有。捍不相受。以無入有。無未嘗勞。有未嘗覺。求之於物。水是也。是以聖人惟無爲。故能役使衆彊。出入羣有。嚴君平曰。有爲之爲。有廢無功。無爲之爲。成遂無窮。天地是造。人物是興。有聲之聲。聞於百里。無聲之聲。動於天外。震於四海。言之所言。異類不通。不言之言。陰陽化天地。感且道德。無爲而天地成。天地不言而四時行。此二者。神明之符。自然之驗也。

右第四十三章貴無爲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負道寄德配天地。澤萬物者身也。貴愛其身。豈可在名利之下哉。危身而取區區之名。求沾沾之利。惑矣。人知亡之病。而不知得之病。甚於亡也。未得而患。得既得而患。失營營百為。自此始耳。豈若至人之齊得喪。為無病哉。故甚愛名者。失其大名。甚愛利者。失其大利。甚愛生者。失其大生。蝮蛇螫手。壯士解腕。豈不愛腕哉。愛腕則舉身費矣。項羽有功。當封刻印。刻忍弗能予。愛一印而舉國費矣。財

者。民命之所關。多藏財則多妨命也。其亡能不厚乎。故多藏於室。必有劫請之憂。多藏於地。必有發掘之患。惟知予之為取。知寡之為得。知藏於民之為藏者。免矣。故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知足者樂。今有之已多。知止者懼。後增之為累。故可以長久。嚴君平曰。聖人上原道德之意。下揆天地之心。崇高顯榮。吉祥盛德。深閎浩大。尊寵窮極。莫大乎生。萬物陳列。竒怪珍寶。金玉珠璧。利深得巨。莫大乎身。禍世之匠。亂國之工。絕逆天地。傷害我身。莫大乎名。生僑長溢。困民貧國。擾濁精神。使心多欲。叛

老子通卷之一
天違道爭爲盜賊天下不親世多兵革莫大乎貨
故得之與亡或病或利得名得貨道德不居神明
不畱大命以絕天不能救失名失貨道德是祐神
明是助名顯自然富配天地故細身大名未可與
論至道也輕身重國未可與圖利也

右第四十四章貴知足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
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此與建言有之章語意相類天地之大而傾於西
北不滿於東南世事盡然佛家謂之缺陷世界故
曰大成若缺其用不敝海之大也有尾閭以洩之
百川趨之不知何時滿而不虛故曰大盈若冲其
用不窮水之趨於東也百折而不同也當其折也
烏得不謂之屈故曰大直若屈至人之於道無所
不能矣無所不知矣非其時則一事不以加諸身
一言不以出諸口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若庖丁解
牛視止行遲謀然而已而曷嘗見其有事時然後
言或不言而心成虛往而實歸曷嘗見其有言若
露巧呈辯斤斤與小兒輩爭多烏稱丈人行故曰
大巧若拙大辯若訥且夫躁動則陽生而勝寒靜

處則陰生而勝熱。顧恒陽則發洩而無餘。常靜則清虛而不擾。至人不以彼易此而守清靜爲天下正也。呂知常曰：天下以不缺爲成，故成必有敝；以不虛爲盈，故盈必有虧。以形求之名成者，虧以數求之物極則反。聖人安於大成而不恤其缺，期於大盈而不惡其冲，支離其形而德克於內，謙冲虛儉而常有羨餘，隨物之變循理而行，委蛇曲折，不徇一途，所以大直存乎其中，匪雕匪斲，非篆非刻，因物之性，自然而成，所以大巧存乎其中，非法不說，非道不言，辯忘所辯，不容其喙，所以大辯存乎其中。心虛境靜，涼亦有餘，清極則瑩，靜極則徹，瑩徹靈通，十方無碍，蓋心清靜則身清靜，一身清靜則多身清靜，多身清靜則盡山河大地清靜，故曰清靜爲天下正。

右第四十五章 貴清靜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天下有道，則馬不用於追奔逐北，而還却於田疇。糞灌之事，天下無道，則久事戎行，以軍爲家，馬不

孕於國而孕於疆場之外矣。有道無道，利害若此。原其所以分在人心，足不足之間而已。自天下有可欲之物，則教衰民爲奸，而令善人有禍，莫大之。罪由此而生，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人上不屬天下，不著地，以腸胃爲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惡能絕可欲之物哉？顧用衣犯寒，用食充虛，不啻足矣。而衆人之心，無窮，得其一，復徵其二，羸於身，復欲貽其子孫，積長餘於無用之地，而爲遠計，以待不可知之人。及夫事去，更以多財爲累，厚藏爲祟，名高而持以無歸，功震而終焉殺身，此豈物之罪哉？

不知足故耳。然所謂知足者，非有程數等期之可預定也。待足而知足，無足期矣。咎莫大於欲得，惟有欲得之心，故內愁五藏，廢四支，外嬰世網，博奇禍咎，孰憐焉？由斯而言，人不可以不知足。知足則常足矣。人心排下而進上，任其進上，則名高蒼冥，而不知極富苞四海，而不知廣樂淫晝夜，而不知倦戾于慧宇，而不知改能排柳，則肘見踵決，而不爲貧糲絕色，菜而不爲困名，銷聲埋而不爲辱顏，黧色焦而不爲苦，常足在我，故也。人皆有至足者，存不求於內，而求足於外，闇矣。然則吾於物常稱

足於道常稱不足可乎。曰：道不可止，亦不可遠，持不足之心而凌躡焉，強從事焉，津津乎有惡若亡人之心焉，亦學之大患。當於勿助勿忘之間求之，可也。

右第四十六章貴知足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得其宗者，可以超見聞之域。蘇子由曰：性之為體，充遍宇宙而無遠近，古今之異，聖人所以不出戶牖而無不知者，性全故耳。世人之性分於耳目內，為身心之所紛亂，外為山河之所障塞，見不出視，聞不出聽，戶牖之微能蔽而絕之，不知復性出而求之，是以彌遠而彌少也。性之所及，非特能知，能名，蓋因物之自然，不勞而成矣。呂知常曰：通古今之治亂者，何必履而後知；達人物之短長者，不待驗而後用；聖人以已同乎萬物，以心同乎大鈞，未嘗動足而察知人情，未嘗矚目而真覽天象，知人知天，知道何適而非我也。

右第四十七章貴不為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

無不爲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不知道之大原出於一而徒求之於聞見之多世俗之學大率如此譬如市魁百物皆居以應人之求可以利物不可以潤身可以美觀不可以食實所謂終日數他寶自家無一錢吾未見其真有益也爲道者不然脫略支葉直探本根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而吾不免爲衆欲之所圍繞何以爲道是故懲忿窒欲崇雅黜浮日惟二三之德是去以求其所謂一者而已

故謂之日損日損者學之大益也然損者對有之稱也非絕無之名也損而猶存可損之物與其能損之名其損未盡也損之又損以至於無所損然後蕩然曠然一絲不掛與太虛同其無爲無爲矣豈患其頑空斷滅而無能爲哉真無之中妙有出焉太虛之內萬物生焉縣鑑而萬物畢明縣衡而萬物畢平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惟無爲則無不爲雖無不爲而實無爲故四海之內莫不歸之以爲王何也以無事待有事者事日理以有事待有事者事日焚有事則心見於外

老子通卷之十
而物惡之無事則心見於外而物安之故有事不足以致天下而無事者天下自來也其端始於日損損之時用大矣哉取猶致也

右第四十八章此章貴損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慄慄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慄音帖渾上聲

百姓之心天心也聖人與天合道與百姓同心而不以己之心與焉此所爲聖人也今夫人雖有善有不善而原其本心未嘗不善人雖有信有不信而原其本心未嘗不信然則有不善不信者乃天下之已心而無不善不信者則天下之天心也聖人以天心應物而不以己心應物故不問人之善惡而一以善遇之不問人之誠僞而一以誠遇之天下方熾然作分別想無同異中有同異聖人第渾然無分別想有同異中無同異慄慄然常恐天下之有分有別也身建極以爲之先含弘廣大平易安靜圓通寂照澹泊虛無取天下之心而歸之於大陶冶中彼百姓方竦耳瞪目設靈機礪智亦

岌岌然將從事於鉤鈇析亂之途而聖人遇之不
以口舌爭不以聲色加一如始孩之童而已始孩
之童無不善不信也卽有不善不信非其情也無
知故也長者之於孩提善信因而成之不善不信
則柔教之以歸於善信已耳豈以其不善不信
而屑屑焉與之較哉天性自然不待勉強聖人之
於天下亦如此而已以天性遇物而握造化之真
機轉移妙用從此出矣若屑屑焉與天下較善不
善信不信則聖人翻爲百姓所轉何以爲聖人

右第四十九章貴孩百姓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
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
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
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生死對待出於生卽入於死可不慎諸類天下之
人而觀之重生者十有三不重生者十有三雖重
生而不知生生之道動輒墮於死地而不知避者
亦十有三何言乎動之死地蓋生生可也而生生
太厚則愛之而反爲害所謂害生於恩也吊不幸
曰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蹙之

機肥肉厚酒務以相彊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
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室大則
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蹙多陽則痿衣燁熱則
理寒理寒則氣不達味衆玃則胃充胃充則中大
輓中大輓而氣不達以此長生得乎故善持生者
無死地無死地者雖人道之患不能傷而况陰陽
之患哉莊子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
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至德者火弗能熱水
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
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

故其天全其神無却物奚自而入焉此之謂無死
地此章十有三之說或言九竅四關或言六水七
火或言十惡三業或言七情六慾或言坎離一周
十二辰消而再始或言五行生始數為十三皆傳
會無取而子由則謂生死者九而不生不死者一
亦巧矣直當謂十中居三三分其十各有一耳又
此章本為攝生發若乃不生不死之說未暇及焉
右第五十章論攝生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執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
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

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畜許六反下同長並上聲道生之虛無杳冥物之祖也德畜之太和氤氳物之母也此二句卽物生之先而言物形之聚而成物形可見也執成之物旣形矣自生而長自長而成自然之執也此二句卽物生之後而言凡天下有形有執者皆本於道德故道德尊矣貴矣物無生而尊貴者如天子之尊貴必命於天諸侯之尊貴必命於天子惟道德者莫之爵而常自尊貴豈復有上哉故道曲成萬物而不有其功天下之至妙至妙者

右第五十一章尊道貴德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旣得其母以知其子旣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彊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復扶又反下同遺音位萬物各有始始於道道者萬物之母萬物其子也聖人體道以周物譬如旣知其子復守其母蓋在未而不忘本當流而不忘源也故雖樸散爲器而未嘗不爲樸一分爲萬而未嘗不爲一故聖人慎

其所以出之者人之有口家之有門皆所以出也
塞之閉之以守其毋終身不勞矣開之以濟事逐
其子而不反終身不救矣曰小曰柔皆指毋言見
此之謂明守此之謂彊光者明之用明者光之體
以感通為斯須之用以退藏為真常之體暫而應
物者光也物去而旋收以歸于了了之知時止而
止時行而行故常定常明何殃之有襲重也襲常
常而又常也孫登之規嵇康曰火生而有光而不
用其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用光在於得薪
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亦用光

歸明之意

右第五十二章貴守毋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
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綵帶利劔厭飲食
財貨有餘是謂盜夸非道哉好去聲朝音潮

王文定曰介然猶言忽然有頃之間也施誇張也
書病商俗曰敝化奢麗驕淫矜侈夫以商周之際
猶然春秋可知矣老子益傷之也故教之曰夸奢
之害道不待見之明行之久者而知其可畏也使
我忽然有覺而欲行乎大道唯此之畏矣大道平

等本無內外人已之分而爲民上者往往好由邪徑以逞狂心故其朝甚除治也其服則文采也其佩劔甚利也其飲食則饜飫而其資財則有餘也然奪民之時而田野荒蕪竭民之財而倉廩空虛不恤矣所謂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於爾萬姓者也夫有道者當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而今乃損不足以奉有餘如此是乃劫奪傲虐之雄耳何以稱君大學曰君子有大道驕泰以失之此之謂也

右第五十三章論施之害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脩之身其德乃真脩之家其德乃餘脩之鄉其德乃長脩之國其德乃豐脩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我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善爲子孫謀者祭祀不輟蓋不建則不拔不抱則不脫不爲子孫謀者祭祀不輟抱一無爲天下之至爲也聖人以道之真治身以道之餘長治家治鄉以道之土直治國治天下執此以往以一身觀萬身以一家觀萬家以

一鄉觀萬鄉以一國觀萬國以一天下觀萬天下
而知其不異於此管子曰道者扶持衆物使得生
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鄉或以治國或
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

右第五十四章此章頌道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
終日號而嗑不嗶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
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螫音釋攫厥縛反搏音博峻子雖反號平聲嗑音益
嗶所嫁反

人生而耳目聰明漸以漏發其德日薄惟赤子無
知不悅生不惡死與物而往與物而來其天守全
其神無卻天德之象也無傷物之意故物亦不得
而傷無疾走之跡故物亦不得而薄是以毒蟲不
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峻赤子陰也嗑咽也嗶咽
破而聲嘶也無執而自固無欲而自作精有餘而
非心也終日號而嗑不嗶聲不嘶心和而氣不傷
也和者不以外傷內也天以冲氣予人而人保合
之以爲性命之常惟此和耳知此者謂之明不知
此者反自然之道加作爲之害以人助天以故滅

命則爲妖爲孽而謂之祥又爲心使氣而謂之強夫物忌大盛至於壯則去老不遠而死將及之矣今謂之強則壯矣血氣之勇一發而索然立盡正與含德之厚相反如飄風驟雨豈能久乎故曰不道故曰早已惟含德之厚者形全精復與天爲一

右第五十五章此章貴和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而遭無爲謂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由此論之言之未易而知尤未易知者不必言言者未必

知也。至人者，惟塞兌閉門，不言而已。挫銳解紛，和光同塵，雖其所以身之者，猶無一迹之可尋。一事之可名，而况於言乎？故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謂之德行。是故均覆萬物，孰為親疎？等觀逆順，孰為利害？齊一榮辱，孰為貴賤？有人之形，無人之情，超與造化為伍，而其視萬物，不啻如蚩蚊之過太虛也。之人也，之德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又奚暇倚槁梧而吟哉？

右第五十六章。此章貴玄同。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故知老子之所言皆述也。孔子之所言亦述也。聖賢之所言亦述也。非不作不能作也。作則於道遠矣。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故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行而自生者，自生固有常運矣。夫何言哉？故曰：莫之為而為者，天莫之致而至者，命。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

好去聲

以奇用兵謂奇特可以用兵耳豈貴奇哉故下章云正復爲奇明奇不足貴也正者道之常也奇者道之變也無事者道之真也以正教爲治則足以立有國之經以奇謀用兵則足以應一時之變天下神器不可爲也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惟體道者恬愉無心順物自然而天下歸之矣上古之民熙熙恬恬相與交樂乎天交食乎地忘帝之力而不知其所爲何忌何諱後世則好繁其令以爲要束多拘攣之格無昭曠之道急縛之如牛馬然若柳子種樹傳所云者其民動觸忌諱奔命之不暇而暇治其事哉故彌貧古之人有什百人之器而不用舟輿無所乘甲兵無所陳其治益醇後世則惟利器之是務鐘鼓之音羽毛之容斗斛以量之權衡以稱之符璽以信之將以明民也而有知有欲民心益亂國家於是乎瞽眩而不知所從適矣技巧本以便事然桔槔之用力寡見功多也漢濱丈人猶耻之以爲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奇袤淫巧從此起而明白素樸之風息也法令本以防盜然子產鑄刑書而叔向以爲譏民徵於書而有爭心其弊將

至乎姦宄不勝而法禁數潰民無所措手足盜賊益多而法亦莫如之何矣聖人知其然故一以無爲無事坐而化之而天下自治蓋秉要執本以爲天下極也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亦是謂與

右第五十七章此章貴無事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止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民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悶音門奇音基劌始衛反

悶悶非以爲治也而其民醇醇察察將以爲治也而其民缺缺以是知民非治之所能治而不治乃所以深治之也道之大全不容察察焉分裂揀擇於其間世人以耳目所知爲至謂吾如此則去禍而就福從正而違邪獲善而除妖可以爲政矣不知既有對待卽有倚伏禍福之來方且循環而其極無止方以爲正而不知已爲奇方以爲善而不知已爲妖其迷若此爲日已久哀哉聖人知物非察之所能治故能方能廉能直能光而不見其形無禍無福無正無奇無善無妖游於對待之外而

出於倚伏之表卒使其民醇醇而不缺此其爲福
爲正爲善也大矣

右第五十八章言悶悶之政大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
德重積德則無不剋無不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
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
久視之道重平聲

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也者乘於天明
以視寄於天聰以聽托於天智以思視強則目不
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則智識亂故外無以應
事酬物而治人內無以存心養性而事天若適動
靜之節省思慮之煩不極其聰明智識之力則身
治而天人皆在我矣故曰莫如嗇多費者每悔於
已匱之後少費者常積於有餘之時故曰夫惟嗇
是謂早服早服則思慮寧靜而故德不去孔竅開
虛而新和日生故謂之重積德若已損而後嗇纔
足以補失耳德愈積則神愈靜神愈靜故無爲而
人自歸之不召而自來不謀而自成故曰無不克
深矣遠矣莫見其端矣故曰莫知其極凡有國而
不免亡之者不可謂有國有身而不免殃之者不

可謂有身必安其社稷而享其天年者是謂有國
有身此至人之事故曰可以有國然則嗇之一言
有國之母也生生無窮化化無方故曰可以長久
木有曼根有直根直根曰抵木之所以建生也曼
根曰根木之所以持生也嗇者保性命之常完聰
明睿智之德其真可以合天其餘可以治人此廣
成軒轅授受之旨也故爲深根固抵長生久視之
道

右第五十九章貴嗇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
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
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
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民莫不悅生而惡死
趨利而避害固有然矣奚俟上之督勸而驅迫哉
惟上之人好繁其號令而多其作爲雖曰愛之其
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仇之而天下始脊脊然入
於亂故烹小鮮者不可撓治大國者不可擾擾則
傷人撓則傷魚故曰治大國若烹小鮮韓非子曰
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事大衆而數

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工人
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
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
亡半日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
其人彌衆其虧彌大韓非尚功利雖未得老子之
大亦可觀也故錄之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
聖人治天下使人各安其自然血氣治而舉動理
內無痠疽痺痔之疾而外不逢不若之害物無妖
孽鬼無靈響故曰其鬼不神鬼神在天地曷嘗一
日亡而獨不神於聖人之時者非鬼不神也和氣
熏徹通於幽冥凡三辰百靈載在祀典者既莫不
聰明正直各秩其序而諸妖象灾符神姦物怪亦
皆恬寧竄息弭從變化何傷人之有顧鬼神所以
不傷人者非鬼神之故亦以聖人在上建玄德儲
休祉典法無更偏令無出若烹小鮮無擾於天下
則聖人未嘗傷人矣鬼神敢傷聖人之人哉夫鬼
爲厲則鬼傷人人駢襍則人傷鬼民犯令則民傷
君君刑戮則君傷民是兩相傷而不已也乃幽明
上下兩不相傷故稱至德者交歸於聖人之世焉
而其道始於不擾于以見自然之功化弘矣

若第六十章言治國貴不傷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下流爲下並上聲以下或下並去聲

大國者疆足以兼安天下富足以兼養天下小國之所趨往猶衆水之下流也下流者天下之交也於物則天下之牝也牝之道常以靜勝牡以靜下人大國之於小國亦宜如此且人無不以善下而取人者也大國能下小國則小國附之小國能下大國則大國納之大國以下取人小國以下而取於人下之有益於國也如是夫既已稱大國矣復何求哉不過欲執牛耳爲盟主示廣大以明得意兼畜天下而已彼爲小國者亦無多覬覦也不過欲恭禮幣脩職貢入事大國免侵陵之患以保其社稷而已此兩者各求得其所欲則大者宜爲下蓋小國之不免於耻分也大國德之則委心而聽事不德則改而事他人犧牲玉帛陳之境上以待來者惟其德我者事之而已矣大國失一小國

則德業虧損而天下攜之此豈大國之福哉故曰
宜爲下老子此論姑以利誘人之入於道耳上言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常德不離知其爲常德
而守之則老子意也孟子曰以大事小者樂天者
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
保其國天無所不覆而聖人以之兼畜人一物有
傷皆引以爲憾又何任喜怒作好惡而輕以聲色
加人哉文王之所以三分有二以此固非常人思
慮所及矣

右第六十一章言大國貴下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
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
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
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
貴行去聲先去聲

奧有深義又爲尊者所居道酌而不竭尊而無上
是萬物之奧也善人得之則安富尊榮瑚璉球琅
不足以喻其寶矣不善人得之亦足以反禍爲福
而依之爲安也豈非萬物之奧與曷言乎不善人
之所保也今夫市人惟刀錐之利是視耳然投以

美言而市交可合人心僨驕而不可係者也然臨之以尊行則俛然屈焉由是觀之天下豈有生而不善者亦豈有不善而終不可化誨懷服者惟無美言尊行爲之導耳不善人胡可棄也且天下均是人也而立一人焉爲天子又求天下之賢人君子而置之爲三公相與出賦稅而養之鞠躬而事之此何爲哉使天下皆善人則無君無相而可惟天下不皆善人而不善人無所保故嚴事之以爲君而親就之以爲師是固立天子置三公之所自來也棄不善人非天與人意也古語有之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豈不曰天下之求者衆矣而供之者寡惟道則資人之求而使之各得其所欲天下之欲免罪者多矣而在宥者寡惟道則善貸人之罪而咸與之新故爲天下貴也今棄人於不善則道欲應人之求而吾固寢之道欲貸人之罪而吾固廢之惡乎可室西南隅爲奧古者爲室戶不當中而近東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奧祭祀及尊者常處焉拱璧合拱之璧駟馬一乘之馬古者進物必有以先之駟馬陳於外而執拱璧以將命故曰拱璧以

先駟馬坐跪也

右第六十二章言不善人不宜棄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易去聲下

聖人非無為而為無為非無事而事無事非無味而味無味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若擊鼓而求亡子焉亂人之性也故至人貴無為也涉乎有形則有大小繫乎有數則有多少物量無窮付之素定可以大而大可以小而小可以多而多可以少而少有萬不同皆以道一之俄然而人有怨於我則付萬物於無心視天下與我一而皆以好遇之若太虛之微曠任其起沒於青天白日之中而吾無芥蒂於心也圖難以下又皆舉抑畏慎重之言以明無為之旨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是以聖人不為大而為細惟不為大自能成其大矣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常難之而不敢易惟難之故終無難矣是可見聖人

所以爲之者皆抑畏慎重於微眇幾希之間而未嘗有爲之之心故曰爲無爲也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此四句疑古疏語非經本文

右第六十三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豪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易金音異治平聲累上聲幾平聲

周書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蓋國家閒暇之日易以興功人生少壯之時易以持行茅蘖未堅則易摧悔吝未著則易返故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此所謂圖難於其易也干霄蔽日之材初生於槎枿耳不輕毫末故有合抱矣三休九成之臺初起於畚簣耳不輟累土故有九層矣九州四海之遠初起於門屏耳不已跬步故有千里矣此所謂爲大於其細也以上皆謹

始之事以下復言慎終之事言聖人貴無爲蓋以
無爲則無敗無執則無失凡民不然不忘其有爲
之心故雖幾成而常敗之物理有自然循其自然
而無廢時行其無事而無怠心日慎一日謹終如
始則無敗事聖人非無欲也欲人之所不欲衆人
之所賤聖人之所貴也若夫難得之貨有不欲矣
聖人非無學也學衆人之所不學衆人之所過聖
人之所習也若夫奇袤之學有不學矣舉天下之
物皆有自然聖人欲不欲學不學以佐成物之自
然而不敢爲所謂爲無爲者如此所以謹始慎終
無敢怠荒者如此夫敬慎之事近於有爲無爲之
言近於廢荒乃老子之言無爲如此仲弓曰居敬
而行簡以臨其民簡與敬本一事也舜稱無爲而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將以兢兢業佐無爲邪豈
兢兢業之後有無爲邪已爲道者識此矣

右第六十四章此二章言敬慎不敗皆無爲之
事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
智多是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
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

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治金平聲

古之善爲道者，以恬養知，以性開天，不欲自見，其賢爲光耀，以炫世，抱朴而已。夫其自治尚爾，而況其治人乎哉？故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慄慄焉爲天下，渾其心，而使民淳淳，惟恐民之好智而鑿其天性之樸也。故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也。古之所謂智者，知道之大全，而覽物之終始，故足貴也。凡民不足以與此，而溺於小智，以一察爲好，循習之久，奸僞日滋，竊術以自便，巧文以避誅，而上之人始無如之何矣。故弓弩畢弋，機變之智

多，則禽亂於上矣。鈎餌網罟，習苟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絡，置罟之智多，則獸亂於澤矣。智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而天下始大亂矣。上以智御下，下以智應上，巧言孔壬，奸臣賊子，始則侵權怙執，若螟螣之賊心，而不知終則凶圖禍謀，若梟獍之反賊，而不制患，皆始於尚智也。不謂國之賊而何若？夫破觚爲圓，琢雕爲朴，開天之天，而不開人之天，與天下相忘於無事，其民雖有鄙野之譏，而與草木共萋萋，鹿豕共豨豨，天下享清靜寧一之福，以此視彼，孰得孰失？故曰：知此

兩者亦楷式也。知楷式者，非復流輩中人矣。故曰玄德焉。

右第六十五章言為國不貴智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處上聲樂音洛

江海之王百谷也。百谷非聞江海之名，慕其德而來也。然而貫金觸石，潰山駕陵，馳騁而爭赴，無還心者，以江海之善下也。由是觀之下之為善大矣。

百害不能傷，多智不能取，不為而成，不召而來，默然無聲，而握萬物之機矣。聖人無意乎為民，上為民先也。而天生聖人，民必歸之，以為王。聖人不能避也。第為之上，必以言下之。曰：孤寡曰不穀，而憂勤憫勞之意，溢於詔誥之間，則天下既聞其言而信其心，為之先，必以身後之，不傷財，不害民，而謙卑柔下，無一毫尊貴之態，則天下又被其德而安其治。是以處上處前，而終不厭，無異人術，亦善下之而已。王文定曰：老子亟稱於水為谿，為谷，攻堅攻強，不爭則喻之上善，兼畜則取其下流，一書之。

中蓋屢致意焉

右第六十六章此章貴下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長舍上聲

與世人類謂之肖不類謂之不肖人謂老子之道大則大矣宜與世人不相肖然老子曰吾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不可謂之大矣夫老子方和光同塵

願與一世同其波而天下猶謂之不肖甚矣人心之好怪也世俗貴勇敢尚廣大誇進銳而老子所寶曰慈柔曰儉約曰靜退世以勇敢爲賢慈柔爲不及事而不知勇決易挫慈柔不可勝其終至於勇也世以廣大爲觀儉約爲陋而不知廣大易窮儉約易足其終至於廣也世以進銳爲能不敢先爲耻而不知進銳多辱不敢先者樂推於世其終爲器長也使我舍慈而從人之勇舍儉而從人之廣舍後而從人之先以斬肖於世吾死久矣烏可謂之道哉夫慈兵之入於敵境也不踐禾稼不穴

丘墓不殘積聚不焚屋廬人知有所庇矣誰不倒
戈以迎者其自爲守若子弟之捍父兄也又誰能
困之者不俟陳兵於原野而勝負之數已斷矣蓋
天道好生意常在救民也天方救民而吾之慈與
天合則必命之爲天吏以行其保衛之仁慈者天
命之所歸也戰必勝守必固宜矣不謂之寶而何

右第六十七章貴不肖重三寶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
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
古之極下。去聲。

呂知常曰不尚文而尚武其失爲暴不尚武而尚
文其過爲弱未若文武兼備剛柔相濟序賓擇士
禮法具脩故善爲士者體之以慈仁用之以德義
誅暴亂振困苦而不以威武陵孤弱故曰不武善
戰者雖有甲兵不得已而用之苟在應敵非樂殺
人也猶以悲哀泣之喪禮處之故曰不怒善勝敵
者在德不在爭不以利動因執而取天道不爭故
能善勝萬物水性柔弱故能馳騁堅強故曰不爭
善用人者以謙不以力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故用
輔弼之臣則比之股肱學之而後臣師之而後用

用將帥之臣則比之爪牙跪而受鉞拜而推轂先盡其禮而後用其力也故曰爲之下聖人全此四善以德懷遠物竭其能人盡其用與天合德是古道之極致也

右第六十八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幾平聲

兵以先舉爲主後應爲客聖人之兵沉機密用雖有敵至坐觀其變而應之大抵有意於爭爭之未必勝無意於爭爭之未必負機謀進止其有待焉儼然如客而不敢爲主以先唱歛然退尺而不敢進寸以啓敵古兵家之言至言也是之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雖用而猶之無用雖怒而猶之無怒雖爭而猶之無爭雖動干戈而猶之無動干戈未嘗有殺人之心而無失吾寶者也仍就也夫德則無敵於天下不德則天下皆吾敵烏可輕哉好兵樂戰則吾心與物相刃相刺草芥元元生意先盡慈寶于是乎幾喪矣喪吾寶卽戰勝何獲焉故兩兵相加有哀憐勿喜之心者先勝蓋天

將救之以慈衛之哀者得天故也

右第六十九章此二章論兵貴不爭

吾言其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易音異

聖人之言最易最簡易知易行而天下莫之知莫之行也何也言非吹也必有所以言事非跡也必有所以事言有宗事有君不知其君與宗者謂何有泛泛乎求之如捕風係影耳何能知言何怪乎其無知也莊子曰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

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虛空不毀萬物為實人皆取先已獨取後人皆取實已獨取虛人皆求福已獨曲全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古之博大真人哉此足以觀老子之宗矣建之以常無有即篇首二語也太一者有無一也有無一故雖虛空而不毀虛實一也其用則以濡弱謙下為賢也慈也儉也不敢為天下先是也此足以觀老子之宗矣而世人莫

之知。此道之所以爲天下貴哉。夫至於道爲天下
貴而至人之心惘矣。何也。上皇之世。人人游於道
之中而不知也。歷世滋降。以至於有情有僞而後
道之名始顯。然道與非道猶角立而易辨也。迺世
又下降而至於知之者希。則道隱矣。天下悉僞矣。
沉濁矣。聖人安得不惘。聖人豈以知希爲已貴哉。
聖人不過無懷葛天之一民耳。而豈自雄其道以
爲貴。聖人而謂已貴。此與小兒何異。何以爲老子

右第七十章此章貴宗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
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顏子之學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
若虛。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以此觀之道非
知之所能盡也。莊子曰。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
常始終。無故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未知。以其至
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蓋名
言矣。故老子曰。既知而自謂不知。此真知道之無
極無際者也。上也。不知而自以爲知者。妄見妄意
也。病也。知病之爲病而求愈之。不病矣。雖聖人亦
或有妄見之病。而惟聖人爲能病之。是以不病。自

聖人以下鮮不以多聞多見爲博哉然老子所貴於不知者非愚無知也知子守母光而不耀之謂也然則老子之知非人之所謂知其所謂不知亦非人之所謂不知也

右第七十一章貴不知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見賢遍反去上聲

威可畏者大威則人禍天刑之慘者也狹小也厭棄也居所所以安身者生所以養身者民心好變而

樂難或忿爭健鬪以嗜殺或驕奢淫佚以縱情始莫不謂之無傷而禍卒長始莫不謂之無害而禍卒大至於亂人之國亡人之天下天綱折地維缺如秦漢晉宋之際皆始於不畏一念耳故曰大威至矣又戒之曰人之居取其裁容足矣毋狹其見在之居而別求廣大以自侈也人之生取其裁給足矣毋狹其見在之生而別求豐盛以自益也如是則達生委命知足常足既不厭其所生自見無生之可厭滿目前無非適意樂生之物矣是以聖人知分命之不齊達道德之常足和光同塵未嘗

操上人之心而自見以求異於衆也。內懷知希之
玉外持不爭之寶。深根寧極。未嘗與出位之思。而
自貴以求顯於衆也。真樂無所待於外。外物無所
動其中。故去彼厭狹之私。而取此不厭之道。歟。以
之治已。則百福鼎來。以之蒞世。則萬世永賴矣。

右第七十二章貴不厭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
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
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繹然而善謀。天網恢恢
疎而不失。惡烏路及繹音闡

夫見義爲之之謂勇。自勝之謂強。至人之所謂勇。
勇於慈。勇於仁。耳。勇於敢。則不慈。不仁。殺機旣動。
安能庇其身。勇於不敢。則慈。仁。得天。安得不活。其
身。此物理之大常也。然天下事。亦有出於常理之
外。或以敢而反生者。或以不敢而反死者。世人疑
之。遂謂天道無知。而豈知天故未易測也。人之所
以失歡於天。而天之所以惡人者。未可以一端舉。
雖聖人猶難言之矣。非難言難爲人。一一言也。列
子曰。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患天道之難知也。
雖然。天豈終難知哉。不與物爭於一時。而勝之以

久不諄諄與人言而應之如響不待禱求請召而
歆然來格縉然舒緩不迫而其經營謀度之處非
人思慮之所能及王法雖密猶有幸而逃誅者天
網疎濶恢恢大矣豈但漏於吞舟之魚然要於終
而必勝之吉凶禍福之報各稱其業毫釐無爽世
以耳目觀天見其一曲而不覩其大全則曰天道
無知耳天豈不可知哉

右第七十三章言不敢者常得天

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
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

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

奇音基斲

音卓

任刑者欲以死懼民而已曾不知民心之不畏死
也以其所不畏懼之其事甚不德而其術亦疎矣
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則民孰
敢爲奇以取戮哉今執戮不已而爲惡者如故民
之不畏死明矣蓋萬物生於天而殺於天惟天司
生亦惟天司殺人與人等耳無殺人之權也人而
殺人是代司殺者殺代司殺者殺譬以拙工而代
大匠斲鮮不傷其手矣烏能不殺其身哉

右第七十四章貴不殺

高皇帝道德經註序曰朕自卽位以來罔知前代哲王之道一日覽道德經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棄市暮有百人仍爲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減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也於戲

高皇帝天縱大聖知言之奧宗社無疆之慶實本於此抑老子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治平聲

上食稅多則損不足以奉有餘故民饑上有爲以御下下亦有爲以應上文繁而姦不勝故難治生

生厚者或輕以其身試於爭弁或輕以其命試於服食去死轉近惟忘生者賢於貴生莊子曰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形全精復與天爲一

右第七十五章貴無生

久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共拱通處上聲人物之生也天地冲和之氣在焉故柔弱柔脆可以屈伸其死也冲和去之而為堅強為枯槁矣是可見堅強者死類柔弱者生類是以兵強則天與人交惡之必不勝矣木強則為柱為棟而衆木加於其上矣凡天下之理強大處下柔弱處上自築臺甃垣以至累基置物莫不皆然天之道也嚴君平曰天地之理小不載大輕不載重故強人不得為王強木不得處上

右第七十六章貴柔弱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惟有道者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邪

處上聲見賢遍反

弓人調適弓幹使之和平則抑高舉下損有餘補不足天道平等和之以陰陽均之以四時揚善遏惡虧盈益謙故憚獨孤賤者恃之有生而恣睢暴

老子通卷之十
五十一
戾者不得其死。故曰天之道猶張弓也。人之道則不然。衰聚窮賤之財。以媚尊顯者之心。下則筮楚流血。取之盡錙銖。上則多藏而不盡用。或用之如泥沙。損不足以奉有餘。與天道異矣。誰能與天合道。損有餘以奉不足。惟有道哉。故聖人常出其身以任天下之勞。而亦不自恃其勞。以要天下之我尊也。勞而有功。亦不自名。以要天下之我德也。予人多而不求其報。利物弘而不責其償。蓋天生賢才。以供一世之用。非欲使之自有餘而已。聖人以其有餘奉天下。承天意也。見賢則私其賢於己。傲然若以爲非所當爲。而爲之。有自功之心。譬之私主人之錢。以爲恩。假虎之威。以爲權。可耻甚矣。豈聖人之所爲哉。薛君采曰。古之人其才過人者。則思以其才濟物。而未嘗挾以自大也。故役其賢智以養人。後之賢智者。則自計其有以躬享佚樂。爲適然而役。愚不肖以養已。

右第七十七章貴損有餘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

下王正言若反

今夫水指之則勝，踏之則勝，以至於藏垢納汙處，衆人之所惡，柔弱無加矣。然而漂大堤，潰大山，發大石，怒濤驚波，所至無強土，使高陵爲池，深谷爲丘者，皆是物也。其細則鍛金礪玉，皆以水資。是攻堅強者，莫勝乎水；無以易之矣。故人無以柔弱爲垢，剛強爲榮，無以柔弱爲不祥，剛強爲福。天地藏疾，山川納汙，國君含垢，天之道也。正言若反，世人覩其迹，不覩其真，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蓋已自倒置已。自蒙蔽耳，胡不於水觀之也。

右第七十八章貴柔弱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王夫定曰：人曷爲有怨哉？物我相形而責望不已，怨之所生也。大怨旣成，然後從而解之，此其中惡能無介。蓋人我之相執，固未能遽忘耳。是烏可謂善哉？春秋輸平尋盟之事，率如此契券也。一札而中分之執，左者以待合，執右者以來合。右常有求於左，而左無求於右；右者常動，而左者常靜也。聖人盡其在已，而不校乎人，其象如此，則與世恢疎。

恩怨兩忘而化於道矣斯乃可爲善也語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中庸曰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皆與此合徹明也恩讐分明之謂也自人言之司契疑不若司徹之爲得也然天雖無私常與善人司契者不責於人而常爲天之所與矣聖人非教人取報於天也理如是耳薛君采曰徹謂徹法以公田與民而什一取之視執左契者異矣有德司契但與人而不取於人無德司徹雖與人而必取於人也亦通

右第七十九章貴無怨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隣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復扶又反望平聲

老子生於襄周文勝俗敝思以無爲抹之故願得小國而試焉什伯人之器言人之器甚少而猶不用無事也樂其生故重死安其居故不遠徙奔走之道絕故舟車無所乘爭奪之機息故甲兵無所陳民淳事簡故結繩可復雖疏陋而自以爲至是故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隣國雖相

望雞犬雖相聞而民無營無謀至老且死不相往來與隔萬山阻重谿風馬牛不相及者無異也蓋機事盡忘於胸中情知不出於域外安恬愉靜淳朴簡質自飲食起居耕田鑿井養生送死之外無一事于願不豐于求甚給豈知世有所謂榮華聲色達官貴人之可羨欲哉而况於爭多競得攻取戰伐之勞乎自非至人御世真心大道以皇王之治治之烏能及此今衰世末俗雖不能盡以此治治之安可無此意也

右第八十章此章論至治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辨辨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爲人之爲音位呂知常曰信實之言淡乎無味其猶水也淡而能久美好之言甘而悅人其猶醴也酌而易絕故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於心者貴乎能行而不求辨守素朴也辨於口者貴其能言而滯於是非未必是也故曰善者不辨辨者不善知道者明於理而達於根所謂通於一而萬事畢矣何必博乎博者通於物務於事文滅質博溺心求彼是而已矣

所謂多則惑也。故曰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莊子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聖人演道德以爲人人受其益而德愈彰，如鑑之照而不疲，分浮贏以與貧，貧受其賜而財愈有，若井之汲而不竭。故曰聖人不積，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道好生而惡殺，春夏生之育之，秋冬成之熟之，成人之善而不成人之惡，與人以利而不與人以害。故曰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法天以爲用，善利萬物而無形，人已兩忘，彼我無迹。夫何嘗哉？故曰聖人之道爲而不爭。王文定曰：自遠古迄於三代之末，其間若聖與賢，甚衆也。其所建設興衰治亂之迹，其所圖畫是非取舍之故，甚夥也。而老子未嘗以一語及之，疑於不博矣。先虛無則後名迹，上無爲則下有爲，厚忠信則薄禮文，寶慈儉則盜誇靡，崇朴素則賊智慧，生冲和則死強梁，福止足則禍貪欲，好謙下則惡盈滿。正言若反者，不一而足也。疑於辨矣。然聖人非不博，無所事博也。非好辨，不得已也。學者知其不博，乃博而辨，實不辨。然後知其言爲信言矣。篇末丁寧之意，其在此也。

然則其言蓋言矣。蓋未丁寧之意。其言也。亦
其辭不野。曰少學。亦其不射。射所辨實不辨。
而必少。其然。辨矣。然聖人非不射。無射。事射也。其
且類。亦其然。辨矣。然聖人非不射。無射。事射也。其
夫。

右第八十一章 貴不爭

刻老子通跋

孔墨之相距遠矣。而賈子比之曰。仲尼墨翟之賢。鼎
黎尊孔氏黜百家。其讀墨子云。孔必用墨。墨必用孔。
胡墨之入人深邪。其亦至智獨見。有不詭遇於俗。倖
於時者邪。故其說至敝。天壤竟不可廢。少宰公解老
子經。大旨不求異於孔氏。而孔老之辨。朗然超絕。其
玄風微義。能令讀者心夷而氣平。陰助孔氏立教之
意甚深。即河上公以還。註老氏者。毋慮數百家。可盡
棄不道矣。世路滋降。學者誦法孔子。日失其類。至操
律如牛毛。而俗增薄。道增喪。若以老之厚。拯孔之末。

流天下其少瘳乎。公意在劑劇海內而不欲以口論
故因解老氏微見其旨使人擇而趨焉。斯玄同之化
哉。昔曹相國汲長孺之爲治。並以清淨安集。臥而致
理而民俗歸樸。自三代以還。必稱之。迄於今。竟無有
及之者。則無爲不競之效也。貴易獲讀公是編。有槩
於中。愧無以師其萬一。因請付剞劂。以廣公雅意。而
司理王道顯。公門人也。會有事四明。任校讐焉。
萬曆丁亥秋八月。四明守溫陵蔡貴易謹跋。

校刻老子通跋

道顯竊有味乎。司馬子長所稱老氏。蓋深遠云。漆園
汪洋自恣。務快已志。不害卑卑。韓諸公子。慘礪駢李
耳。清靜無爲。爲關令著書五千餘言。志念自下。不欲
上人。經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用意何越絕也。
些窳日日。人情之谿谷百端。莫可名狀。其弗蝸蟻蠻
觸守雌。而甘處黑者。亦復何人。吾先聖配享毒而終
古罕儷。猶以猶龍稱之。於厚躬薄責。寔憊憊焉。老氏
書詞至稱微渺。蒙莊諸子。徒祖禰之。而終未有能知
其解者。今四明沈夫子。以風后力牧雅意。結繩慨諸

卷之通
缺缺欲盡醇醇其俗故舉平昔之所詮證者復假歸
省隙日杼發眇論拂天根稍地足大端謂老以厚道
佐孔即老氏亦當首肯者此解出河上公諸人瞠乎
後矣道顯敢竊取子長而自附於阿私云

萬曆丁亥秋八月台州府推官門人王道顯頓首謹
跋

羅山人道春
墨朱句

羅山人道春墨朱句

